

红 白 夹 竹 桃

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
剑
·
著



ISBN 7-221-0114-1

1·179 定价：3.85元

红白夹竹桃

王剑·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戴英莹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晓光

红白夹竹桃

王 剑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1025印张 160千字

1989年12月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ISBN 7-221-0114-1

I·179 定价：3.85元

内 容 提 要

人的一生，像不像那路边的夹竹桃？喧扰的世界在四周流动，它却孤独地承受着灰尘垢面之苦。

小说以这种意蕴沉重的笔调，真实地塑造了几位不同凡响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中，有工于心计、却痕迹不露的科学界泰斗；有锐意进取、却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还有情投意合、却囿于传统习俗的束缚，终致演出了一幕爱情悲剧的中年男女。

这部凄婉的道德伦理小说，以当代生活为背景，不仅展示了沉甸甸的人生，也感叹着爱的无可奈何。

小说总有开头。

也许这头一页难免枯燥乏味，缺少点儿文学性，而且还将追溯到很远很远的年代……但是绝非王婆卖瓜自夸自，我确保证它多多少少会有些味道的——尽管是与众不同的味道哩。

不信么？那就请继续往下看。

1915——1925年间。（乖乖，确实邈邈之遥！）

富有开拓精神的荷兰科学家斯林马克，提出了在当时并未引起世人重视的新观点：即把热力学的原理，用极为简单易懂的几何图形表示出来，从而不但可以令人轻松地减少复杂又繁重的一系列实验程序，甚至还能够神奇地预见或修正实验中的某些错误，如同那骇世惊俗的门捷列也夫元素周期表一样。他给此方法定名为 $n+2$ 相图结构。

三十年后。（嚯，硬是逝者如斯，好快！）

美籍华裔学者任以安教授，慧眼独只，胆识过人，历经万苦千辛，饱尝冷落讥嘲，终于在持久不

懈的顽强追求中，俘虏了科学这位固执的不肯轻易奉献的“女人”——也用同样的方法推导出了轰动一时的 $n+3$ ；并且还首次成功地制作了一张全网图，雄辩地从理论上验证了斯氏相图说的远见卓识，进而又为“当代化学的重大突破”重新点燃了希望之光。

那么现在，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假设： $n+4$ 或者 $n+k$ ($k>4$)，这个热力学方面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个当然应该获得诺贝尔大奖殊荣的命题，这个类乎普罗米修斯驱散黑暗般的童话，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将由谁来证明，去实现？

嘿嘿，别急嘛，且听我慢慢地分解……

— A —

恐怕是溽暑流火的缘故吧，这些天我竟像中了邪；头脑昏昏浊浊，神经极度紧张，只要电话叮玲玲一响，——活见鬼啦！我总会情不自禁竖立起耳朵，那模样就仿佛一只受到了惊骇的兔儿，随时随地在准备着……扑过去——目的自然不是逃之夭夭。

真的。敢双手合十对菩萨起誓。太反常了。反常得连我都几乎不能认识自己了。因为平素的我可完全不是这样的啊，绝对不是，绝对。绝对。

我善于闹中取静，善于把凡是与实验、计算以及和笔记无关的一切统统摒弃在二十亿个脑细胞之外，就宛若置身在高质量的隔音保护罩里；茫茫尘

宇，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独伶伶一人。牛顿在工作的时候，居然将朋友吃过的残汤剩羹当成了自家的功劳。阿基米德更绝了，哪怕浸泡在洗澡盆里也未曾停止过思维的机器。科学需要献身精神。通俗的说法，是一股傻劲。对此，不少同事都恭维我是天生的科学家。我的确当之无愧。

何必假眉三道装谦虚？以为这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呸。狗屁。天才不仅仅有一个迥异他人的脑壳，高智商；而且也必须具备人所不能及的强悍体魄，斗牛士。据我那贤淑的妻子引证，巴尔扎克、奥瑞利正是这方面的楷模。他如若欢笑，墙上的画儿都在颤动。他如若说话，话语如小瀑布似的奔涌前来。他如若吃东西，那就更加精彩了，解开了领带，衬衫的竖领也敞开了；手里拿着一把切水果的刀，笑着，喝着，一面把刀切入一只大梨的多汁的肉里……好。真丈夫也。不朽的法国大文豪。

我也是这种大智若愚的真丈夫。

然而此刻，不知为什么，铃声却穿透了防护罩直抵耳鼓，搅弄得我惶遽不安。坐亦不是，站也不是，屁股、脚底全栽满钉子。六神无主。尽管是下意识的吧，（我根本不情愿承认这一点，但无可辩驳）我又确实确实是在毛焦火辣地等待着电话，等

待着有谁突如其来一声呼唤：“喂，林凤歧，电话！”于是……也许……老天爷！那嫩绿色的话筒里便传出了命运的声音——决不骗人。是命运的声音啊！它无疑将决定我的前程，未来，甚而整整的一生。

大概两年多以前。我偶尔在一本国外的文献资料上读到了 $n+3$ 的报告。那是初露光采的珠玑，立时便吸引了我的全部身心。不错，现代科学日新月异——人造卫星的上天，海底石油的勘探，生命的主要因子胰岛素的合成，人体各个器官（包括肾、肝、肺、心脏）的移植成功……无不证明了，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早已成了稀松平常的现实。换言之，还打有中世纪烙印的热力学也该来一场“机械化”的革命了；尽量剔除不必要的繁重辛苦的手工操作，把研究人员们从铁匠式的劳碌中彻底解放出来。试想一下吧，倘能够大幅度地减少实验程序，制作出某种一目了然且具备预见性的相图，哈！我敢拍胸脯打包票，热力学肯定会插上翅膀飞翔，跟那些先进的人类引以为自豪的学科（比如宇航学）并驾齐驱的。要晓得，创造明天的永远是今天。前人的经验永远是后人向更高更新的未知天地进发的起点。科学的灵魂就是喜新厌旧。我从

不怀疑这个真谛。

于是乎，我下定决心攻克 $n + 4$ 。

“什么？！”还记得么，乍一听见我雄心勃勃的打算，你那厚厚的随时都像喇叭似噉起的嘴巴合不拢了；眉毛弯弯恰若两只巨大的疑问号。“凤歧，不是我给你泼冷水，现今搞这个课题实际吗？国家刚刚安定，世界先进科学的窗口也才打开了一条缝儿，设备不齐全，资料也太少，研究经费严重短缺，我们跟在人家的后头学都学不赢、看都看不过来呀！”

“呸，人穷志短！”我铜声响气反驳你，“如果不大步跑到前面，如果四大发明的光荣只留存在历史的篇章里，我们还有啥脸面自称炎黄后代？爱因斯坦怎么样？不也是一颗脑瓜两只手；我同他的机会均等，而且，目标也一样——诺贝尔奖金！”一边慷慨激昂地说，我一边拍得 $n + 3$ 的复印材料叭叭响。

“站在密斯特任以安的肩膀上，我敢——我敢直起腰杆去摘星星！”

这确是我的内心话，只是没料到会说得那么轻松、自信、直言不讳罢了。嗯，为啥非要自己贬低自己？“林凤歧方程”“林凤歧定律”，绝非仅止是梦幻。路是人走出来的嘛。我有这个把握。嗯，为啥非要自暴自弃窃以为是美德？什么“中国的法拉弟”，

什么“中国的居里夫人”，什么……够了！典型的崇洋媚外。终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颠倒的顺序再颠倒回来——叫做某某国的林凤歧。是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决不会只满足于利用祖先的伟大发明去做些驱邪迎新的烟火鞭炮，她也将制造出让全世界感到震惊的原子弹。起码，我个人有这样强烈的愿望。

“我知道你抱负远大，凤歧，”你瞧着我，嘴唇颤动了几次才轻轻叹了一口气。“可我们是同石头打交道的人呐，恐怕更大的还得依靠出大力，流大汗，而不是——闪电般飞来的灵感。”

唉唉，欧阳灏，我可怜的朋友。在学校你是顶呱呱的优等生，死读书，读死书，填满了一肚皮的死知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乃至后来的研究生，你为分数所累，你为奖学金所奴役，只来得及应付一次比一次严格的筛选，哪里还有工夫去理解、消化你学到的东西；就更不要说去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了。你的聪颖才智，你的灵感、冒险精神与敢于创造的勇气——嗨！早已被书本上的铅字磨蚀殆尽了。你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是时光。却不是灵感。对头，根本不是灵感。灵感未必人人都具备。那是天赋。而靠着时间的恩赐，你熬哇熬，熬得华发遍布双鬓；你爬呀爬，眼角唇际也爬满了皱纹；结

果你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充其量吧，还得走走后门，混上一个二流的科学家。这自然并不全怨你——教育制度的弊端咄，倡导灌香肠式的学习，忽视近乎幻想的思考，一夜之间难改变。何况人跟人认识事物的角度有差异，智能商数也有高低，否则生态平衡咋维持。我如是思忖。

“也许你是比我现实一点，欧阳，现实无疑会给人们带来没有烦恼的平静生活。”我慢慢腾腾说，不愿出言不逊伤害了我们甚笃的友情。“但我却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我们这个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最多只是在重复热力学的昨天。而我呢，不客气地讲，希望为明天而奋斗——请注意：是明天，扑朔迷离的明天，即使那是埋葬我的一座坟墓！”

“好嘛，野心勃勃！”你眨眨眼，微笑了。

“可——对不起，它正是科学不断进步的原动力！”回答是铿锵有力的。我想使自己鼓足信心，也希望我的好朋友不再怀疑……这些陈词滥调。“牛顿如果不想入非非，万有引力的发现至少将推迟一个世纪；爱迪生如果甘居平庸，说不定人类今天仍在黑暗中摸索；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如果因循守旧，飞向宇宙也许只能始终成为梦想；喂，老朋友，你记住这句话，用墨汁涂满实验室的四壁吧

——科学只尊重四个字：探索和胆识！”

你沉默了。要么是被我的雄辩震慑了。你目不交睫盯视着我——哇！我是星外来客，还是动物园新近从非洲运到的珍禽？停了会儿，你忽然发问：

“那么，凤歧，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一，也是最主要的，对这个选题严守秘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我不愿意有任何一艘海盗船肆无忌惮地闯入我们的领海！”

“都说你鬼心眼多，果然。”你蹙额颦眉直摇脑壳，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不过，我更信奉我们热力学的基础理论——共生组合。”

妙。共生组合。可以说，我和你就是“共生组合”的典范。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我们俩的能量不相等。你紧紧依附着我，好像钒、钛渗合在铁矿石之中，扔进熊熊燃烧的高炉也难得分离。虽然我们两个的性格是那样的天差地别。远在大学时代，我就不甘心屈居次要地位，哪怕少点瞌睡掉几斤肉，我也要事事处处不露痕迹地高人一头。那时候，白天我同大家一起活动，进图书馆，去电影院，或者远足郊外，或者野炊荒原，人家咋玩我咋玩，一只热爱集体生活的大雁。但是晚上呢，纵使累得肌肉酸疼眼也睁不开了，我却还要强自支撑躲在被窝里读

它个把钟头的书。老老实实地承认，所有的奖学金我都拿来买了电池。目的只为了换得一句话：“瞧人家林凤歧，真正的天才！”虚荣吗？哼，谁能拒绝？甚至有一回——硬是丢人现眼！——英语老师不宣而考突然袭击，我猝不及防乱了方寸，心儿怦怦跳，鼻尖冒出了汗，本来熟得烂透的单词句型也莫名其妙长了脚；急得我眯缝着眼睛不由自主“下了乡”——结果，惭愧哦，我的测验成绩竟比英语科代表还要多几分。因为他明显的错误都在我的试卷上纠正了。毫无办法。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冀望别人把我当成偶像崇拜；我喜欢标新立异，向一切规范挑战。我太渴慕荣誉了呀，视之为生存的空气、阳光和水。所以，我咄咄逼人的秉性得罪了许多朋友。可幸运的是，我与你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你是谦和的，宽容的，说得不中听一点，也是没有进取心的。这，是不是又证实了另一个永恒的原理——强力对弱力的吸引喃？

“你听清楚了，欧阳，我们的共生组合，就是要多多借重老同学你的苦干精神。”我朝你伸出手，一面乐陶陶挤了挤眼。“实验的活儿全交给你，怎么样？”

“没问题。”你一把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还有

力地按在我的手背上，痛痛快快地承允了。

好朋友！³

物换星移速度快。一晃，又一个炎热的夏天业已降临。研究所大院林蔽蔽翳，草木蓊蓊郁郁。尤其是那些叶儿尖尖，躯干矮矮的夹竹桃树，仿佛是这块方圆百余亩之地的主人，到处骄傲地绽放着红的白的花朵。五瓣。黄蕊。而我们的实验楼就宛若矗立在绿色海洋里的岛屿。空气中弥漫着醉人迷迷的槐花香。蕴含着甜味的香。

我醉了。当真飘飘然了。题目出乎意料地进展神速，尚未等到收获的金秋季节，便已结出了累累硕果。因为我发现了，不能仅仅用 $n+3$ 的一张(?)全网图，而必须用一组(!)网图构成的全网系，才能准确地反映出斯氏推测的多体系的全部关系。哈哈。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诚如哈雷慧星一定要在广袤的宇宙留下光彩夺目的轨迹一样。我坚信不移，我的论文《 $n+4$ 相多体系的拓扑结构》，绝然是当之无愧的热力学界的一个里程碑——它将要揭开科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可是哪里想得到哟，一个礼拜过去了，我的论文竟犹如泥牛入海，没有引起一点点微澜。我们热

力所的掌舵人，惠泽众生的狄加田先生居然稳之若山，仿佛《 $n+4$ 相多体系的拓扑结构》不过是满纸谰言，压根儿就未曾扑进他的眼角缝缝。不屑一顾。气死人。

开头我还信心十足，眼前一片杲杲阳光，照耀着那顶金蔷薇编织的桂冠和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授奖大厅的红地毯。我矜持地宽慰自己：不要紧的，不要急躁，自古慢功出细活儿嘛。只要老头儿读完了论文，他就一定会蹦跳起来，大声武气向我欢呼！或许，一个人的成功，仅仅只是比别人多一点儿自信罢了。然而，随着日月的推移，我又有些动摇了，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了。多矛盾。我完全清楚，老所长治学素来严谨，容不得丝毫含混模糊。他常说，科学的天敌是不认真。诚如喷气式飞机的跑道，哪怕一星半点渣滓也可能酿成终生悔恨的灾难。但我的论文还不过是篇草稿呀，难以避免粗糙、空泛之嫌，万一……咳，倒霉透顶！沮丧的情绪把我带进了一条荆棘丛生、巉石环立的崎岖小道，并且——荒唐不荒唐！当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我竟然神游太虚幻境，瞎眉瞎眼误入了漆黑的死胡同……啊，那是怎样的恶梦！

——梦家巷的故事。

……我从哪儿来的？不知道。我又将到哪儿去？也弄不明白。我才于走出冷冷清清的检票口。身后，列车已经启动，最后一节绿色车厢的消失，恰若突然拉开了帷幕，那是一个没有站名牌的黑魆魆的月台。面前，延伸着阒无人迹的长街。站前广场上，密密麻麻挤满了已经收班的公共汽车；汽车奇脏无比，斑斑驳驳的泥浆把破损的窗玻璃都糊住了，好像一辆辆久未洗涤的垃圾车。花圃旁边，路灯残缺不全，早成了淘气娃娃们弹弓瞄准的目标，这当口就宛若一只只阴鸷的独眼在瞪视着我。而那些年久失修的饭店商场悄没声息，统统蜷缩在惨澹的暗影底下，酷似守护着地府之门的怪兽。偶尔，有一条丧家犬夹着尾巴溜过去，那类乎咽鸣的吠叫追随着飞逝的云彩渐去渐远了。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心头一阵阵发憷。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被维苏威火山淹没的庞贝城——在一千多年前？或者真的是但丁笔下阴森恐怖的炼狱？我不遑再多想，撒开大步奔向街中央，一面高声大噪嚷着走了调调的“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尽管这样，我仍旧不时为自己回音极重的脚步和忽儿显现忽儿隐遁的影子所惊扰。脑壳车来转去几乎扭断了脖子筋。我